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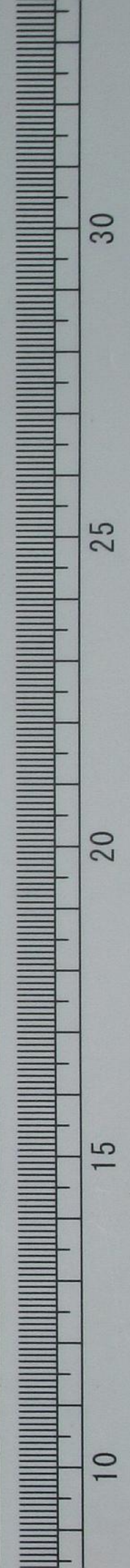
近世佳人傳

蒲生重章著

三編二卷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6  
 5





文庫11  
A1696  
5

睡花仙史著

# 近世佳人傳

蒲生氏藏梓



富	女	濃	碧	廿
五	各	香	后	辛
車	名	香	蟬	巴
等	干	班	紅	肥
身	穉	馬	家	趣
著	插	筆	伴	傲
作	架	英雄	白	王
自	身	兒	頭	弄
	戴	得	小	水
			得	中

近世佳人傳  
黃吟  
蒲生氏藏梓



成家山中偶訪高女  
雪夜挑燈器袖攀

已亥春正余以有事兼風重游東園  
子剛先生昔多以傳人傳先贈此東復  
人傳續集刻成而常為題詞口占得二  
十字字并錄舊時和序書以誌欣賞  
此册

古吳黃超



題大作准人傳



寒柏凌霜空有淚  
幽花泣露倍淒涼  
一時并入先生傳  
簡冊千秋於字香  
詠絮才華

近世佳傳 陳奇山頂寺 補註



臨世姿我多湮沒世雅  
知幸 君孺有生花  
管快觀羣編幼  
婦詞 已丑春

貴陽陳紫



序  
往年夏余遊江戶初識蒲生子閣於  
青天白日廬一見投分相與論文亦  
甚契合瀕引出所著近世佳人傳初  
二編見貺且言第三編將成書子  
其序之海波不阻其隋潮而俱東  
也余唯以馭輪唯人急衰豕豎歎

近世佳人傳

係書異序

卷三

蒲生子



枕平讀見其所載大都青樓麗人有美歎收無豔不樹揆其意旨一以氣節為先雖襍敘粉黛瑣言亦必取其奇者巧者或器載之超羣而絕倫者與軼事雋辭之可以風世者乃喟然曰子剛洵有心人哉彼板橋襍記侍兒小名菜與吳川秦淮廣

陵盪舫諸書皆矐乎其後矣比返中原人事倥傯馬尾船唇卒少暇追念宿諾良用愧息既遵義使君辱使日余以文字獲知尋追隨後塵念尋續見報命自有日遲與速固不必爭也冬十一月重入東都百務繁集藥酒走訪握手為快譚次即聯以



三編稿本曰吾文章幸垂成子果信人  
當不吾欺其有以應之乎余復唯  
攜邊使解坐品：落：之匠薰香  
而讀之計文十九篇起自花紫終于  
金絲白露得佳人凡二十有三人錯綜  
變化不亞前作清奇濃澹並極其感  
洋：乎大觀也傳述也余既逐篇而

評之弁首之言又烏可以不文辭因  
掇其大凡而為之序且冀敬名或增  
以傳之抑子周嘗傳偉人至十數編  
矣忠孝節烈之士幾：乎攬其全而  
無或有遺復以餘潘搜及佳麗誠  
不欲使世之可待者而淹沒無聞  
与朽木同腐也其憐才也如此使得



東鈞衡相天下士量材而器使得人  
之效固自易之而僅使之襄館握  
槩以論議其後不不可惜哉狀又安  
知死天之有意使子高坐小橋流水  
間酒酣耳熱時執生花筆以傳此可  
傳之人耶狀則人亦自求其可傳者  
而已生今之世慎勿錄之作混沌男女

子竟使子高視為不足傳不屑傳  
之人也

聖清光緒十四年太山石叟子  
上之夜來安孫點君異甫拜序



江世佳傳  
孫點君異甫拜序  
六  
備註



近世名人傳 孫君異序  
序一閨秀編。洋洋大篇。富瞻道麗。非我東國人所  
夢見。抑以下一段。一往一返。使子闇重於九鼎大  
呂。尤見文腕自在。感々服々。

麗澤社文會席上。劣弟 藤野正啓拜讀

藤野翁評。先獲我心。多々謝々。

序云。終于金絲白露。得佳人凡廿有三人。後余遊  
北越五泉。得阿德嶺松二人。乃為廿有五人也。又  
見駒次琴次阿竹諸妓。未詳其為人。新瀉更多佳  
人。必有足傳者。異日再遊。則補之。睡花仙史識。



近世佳人傳三編叙

予來日春自春徂秋。與其東都之賢  
士大夫。文酒適從。殆無虛日。猷聞  
蒲生重章君名。而未相識。一日  
君叩予門。曰。著書不得。洵屏謝  
人事久矣。今欽遲先生並來。一  
見予。倒屣。逐之。若如慰飢渴。又



奇其闕聲而思心、相印殆有以杜  
陵所云文章有神、交有道者生  
次出衷中書示予曰此僕所著  
近世佳人傳初二編有張魯生  
黃公度沈梅史諸子題詞今三  
編將告成願得一言并簡首予  
唯受而笑讀笑而起曰君紅

粉中之董狐史遷也夫天之生才  
人傑士不易生美人亦不易才人  
傑士有史以傳之矣而美人者大  
半寂、豈能世、向隅之戚此天所  
以授筆於君使之彌情天之缺  
憾者也然美人之情性最不易容  
狀毛延壽圖昭君不似其真也



畫為黃金窟於華耳古人唯邱  
 明子長摹寫鄧曼卓又君諸  
 美人栩栩有生氣而宋王之賤高  
 堂神女曹子建之賤洛神亦  
 能令千載下人如遇之於恍惚然  
 則君好才人傑士志鳥足以傳美  
 人哉蒲生曰善雖然予於是書

抑不能覺感焉夫君之傳如妓  
 而不及閨閣傳迄今而不及往古  
 豈不以為深閨弱彥有唐吳  
 之嫌而古美人之傳信難真不  
 若今美人之見聞易確然以  
 清心玉映之歎家婦者林下風  
 氣之王夫人反不如閨中薛濤

世傳人傳  
 北土梁序  
 七  
 蒲生氏辭



一說得闡揚於才人之筆何其有  
幸有不幸也况乎詩咏大似則追  
謝伯姜史紀呂頊而兼表彤悔  
揆之不謬今人愛在人之意固須  
兼之故黃公度嘗以君自衣通  
姪以來皆為作一傳果如其言而  
後海東子的身之美人皆有

以釋寥寂之憾而芳魂烈白鬼  
相率羅排於堂下死於堂矣  
或曰蒲生君又著偉人傳而讀  
者多嗜此書何也予曰東坡不  
云乎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  
俗但知有周昉士女蓋古來美人  
之傳者甚少苟有人傳之則其名



與事之藉，人口必逾於才人傑士也。  
 甬生君倘有意於古佳人字，予更  
 將袖毫以待授簡時。光緒八年  
 十一月初六日上海姚文棟叙

# 姚文棟

近世佳人傳列

睡花仙史著近世偉人傳英  
 雄奇士文人墨客續之，列序至  
 十除編之多，其文亦簡勁清  
 楚，真足以闡幽發光於千載矣。  
 其著遂及校書娼婦，余謂臣之



世傳名傳 南唐新序 十一 蒲生氏林  
賤女子何足勞大手筆竊惜其  
鞭長及馬腹也既而仙史寄示此  
編徵余許未既以主賤女子傳為  
多事且平生迂踈亦晴夜柳海  
中之事故藏之篋底不繙者數  
月仙史催之因一讀之則為然孝

悌之心慄乎義俠之氣寫出無  
遺其文妙只事偉宛如目其人  
耳其言大有足為訓誡勸懲者  
焉於是始知仙史勞椽筆亦有  
以也細讀數四遂許之俛書稽  
緩之由以叙謝云



明治廿一年二月十七日

羽峰南摩網紀拜題



金洞山樵之某書



近世佳人傳題詞  
 先生的多情密國色都歸蕩  
 收如許中華如許福不妨詩酒號  
 風流  
 牧之自憾尋春晚名士佳人豈偶  
 然最是空齋無賴爽芳魂  
 君邊  
 驚中海島如君少到處逢迎士女

近世佳人傳

長安延頤寺

廿七

蒲生氏



歡纔寫鬚眉又巾幗。今人應任古  
人看。

予生癖嗜好文章。得讀奇編口齒  
香。白傅多情中子調。追他韻事續  
潯陽。

光緒十五年己丑秋日。

南皮張文成



柳澤信大書



蛟屈廿年逃子菜  
須眉巾幗之為裁  
誰知之象俠信凌橫  
待公佳人碎洒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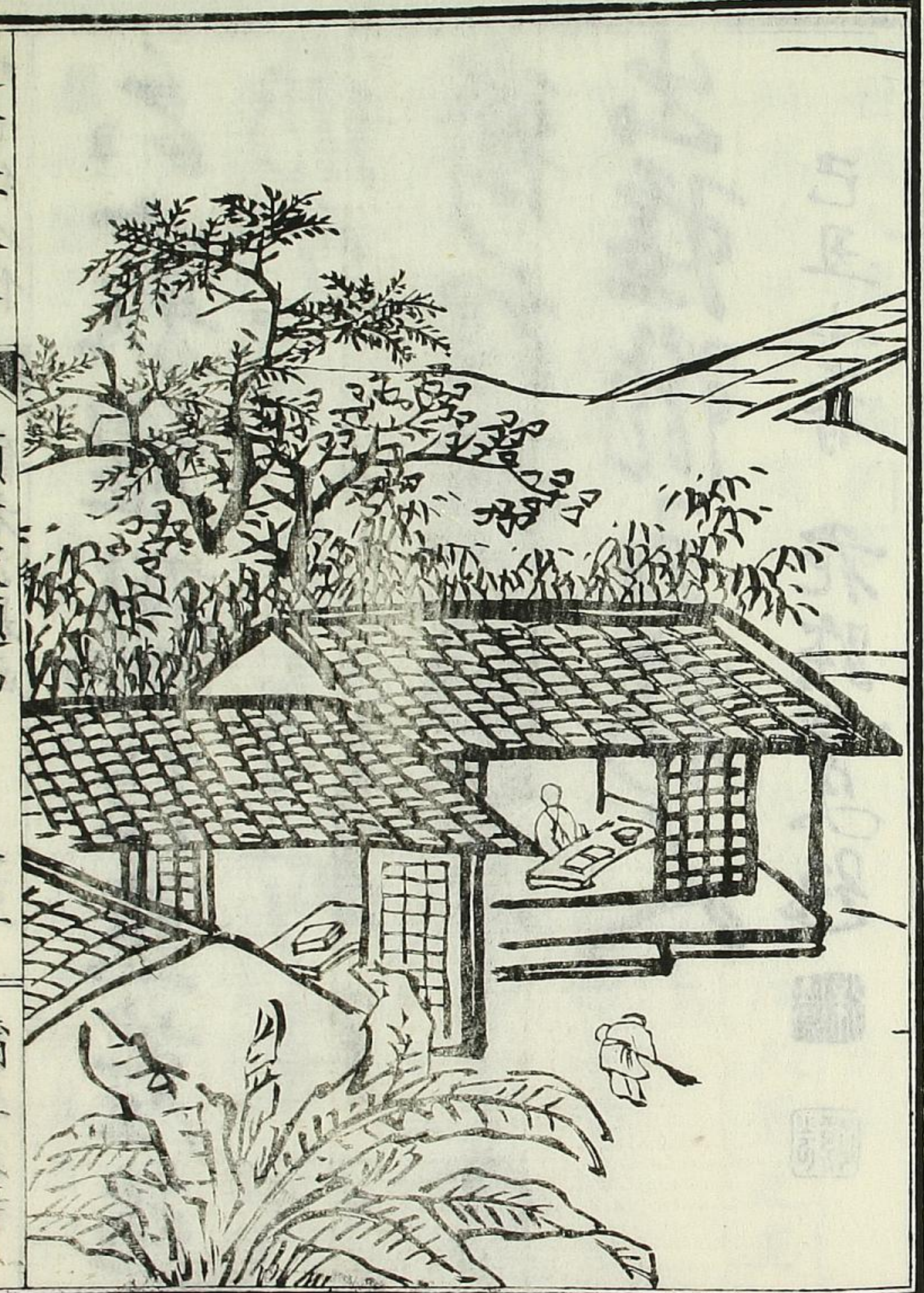
近世佳句傳

頁七皮頁四

七

蒲生與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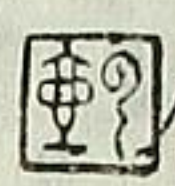




卷之八  
 頁之五  
 蒲生氏稔



璽玲堂  
 蒲生先生  
 属繪  
 若波願冲



近世名人傳  
 卷之八  
 十四  
 蒲生氏稔



六竅瓊瓏經點蒼瓊  
 瓏文思自清新瓊瓏  
 齊程瓊瓏筆守  
 出瓊瓏玉梅人

己丑小春

花踪古史題



春山曰寓意深遠非泛著也

近世佳人傳三編例言

一此為近世佳人傳第三編評語雜襍清人筆是其與初編二編不同者若義例則無異焉

一中興以還歐風浸漸我邦事物工藝頓革面目而道德獨衰婦德最甚當路者有見於茲二三年來盛興女學以欲廢二南之風而鄭衛之習反存於其間則先生此著洵不可已也

一是編所載概皆狹邪倚門之流而其言行卓然可傳今夫貴婦人令孃者戴宝冠乘華軒出入挾書冊而察其內行則為凡娼庸妓之所不敢為者往

近世佳人傳

例言

廿六

備生



又曰凡著  
書無訓誨  
之益徒悅  
人目不如  
不作之愈  
也

近世佳人傳

傳

卷

蒲生氏

往而而有。若使其讀是編。能莫少愧乎。  
一昔劉向附孽嬖烈女傳後。以示趨捨。今先生拔烈  
女孽嬖中。以垂警戒。雖曰世運有汗隆乎。亦可以  
觀先生慨世之意深且切矣。

一近時小說盛行。大抵翻空弄幻。以買兒女之歡。讀  
之害夥而益甚。視之是編。徵實以裨補世道。其得  
失奚翅霄壤。天下之為父母者。苟欲訓誨其子女。  
盍舍彼而取此也。

維時明治歲在屠維赤奮若。立春節前四日。

世世入新受業。攝西久保雅友 謹識

近世佳人傳三編目錄

上卷

花紫傳

東京北里玉樓名妓

艷柳傳

東京北里寶來樓名妓

今高尾傳

東京根津八幡樓名妓

小勝阿衣合傳

小勝東京校書  
阿衣東京校書

小春傳

東京赤坂校書

小蝶小秀合傳

小蝶東京北里名妓  
小秀東京淺草校書

阿柳傳

戶澤某之女為足利町藥舖小松  
某之妻者

和國傳

根津八幡樓名妓

近世佳人傳

目錄

十七

蒲生氏



下卷 上下通計二十七人

小仙傳 大坂校書 右近傳 東京北里校書

小島小松合傳 小島西京校書 小松長寄名妓

勝次傳 麴坊貝坂校書 豐岡傳 北里名妓

阿弓傳 野州合戰場驛名娼 明石傳 根津八幡樓名妓

阿縫傳 大坂校書 佐香保傳 北里並本樓名妓

網子阿芳合傳 網子東京礪川山口某之女 阿芳麴町商某之女

盛絲傳 東京吉原品川樓名妓

金絲白露合傳 金絲吉原品川樓名妓 白露吉原大文字樓名妓

阿德嶺松合傳 北越五泉大和樓名妓



近世佳人傳三編卷之上

東京 睡花仙史 入著

花紫傳

花紫者。江戶吉原江戶坊第一街火焰玉樓名妓也。

芝房曰一  
讀心醉

樓主稱風姿窈窕容顏艷麗如杜若映清波因名曰

花紫云當此之時京坊三浦樓名妓有高尾者色藝

絕倫花紫與之齊名貴介公子及豪富子弟爭聘之

時豪客有山谷者愛花紫半年間費三千餘金其義

父某痛戒之其妻亦切諫之皆弗聽義父大怒與親

戚相謀將放逐之俗所謂妻大憂之竊遣使贈書花



又曰機智  
雄辯九弄  
山谷於掌  
中真是女  
中蘇張

紫囑之曰。聞良人久被卿之寵顧。多々謝々。良人既  
費數千之財。尚訪卿而不已。家嚴怒將放逐良人。卿  
果寵良人。則願諫之。使暫輟遊花街。妾非敢妬而云  
爾也。又非敢吝財而云爾也。但憂良人悞一生而云  
爾也。卿幸察妾苦心。花紫讀了。憮然大感其貞節。乃  
復書曰。謹奉教。必使郎君絕意於賤妾。君請勿煩尊  
慮。於是花紫設一策。遲山谷來。一夕山谷悄然來。花  
紫曰。君有何憂。尊顏似甚不樂者。山谷笑曰。吾有何  
憂。但憂不日見卿耳。乃聘幫間歌伎數十人。佐酒。至  
深更。輒散。將就寢。謂花紫曰。卿知我有憂邪。曰不知

致遠曰花  
紫一葉善  
出奇作者  
亦善出奇  
描寫如生  
羽峯曰一  
揚

也。但怕今夕君之意氣。悄然殊常耳。山谷乃前膝語  
曰。我與卿綢繆于茲半年矣。其所費金。既已過三千。  
義父知之。大怒。將被放逐。苟被放逐。則不能復訪卿。  
卿必戀他人。我是以悄然不樂耳。花紫嗚咽灑淚曰。  
妾嘗剪數莖髮。貽君。以表深衷。君猶疑妾乎。乃起入  
粧閣。持剃刀來。斷一指。血淋漓。山谷大駭。奪剃刀。花  
紫紙裹。斷指。付山谷。泣曰。妾心如此。君猶疑乎。山谷  
悅曰。何疑。花紫裹創。俱寢。窺山谷熟睡。而出。如別房。  
既而山谷睡醒。恠花紫不在。步長廊。如廁。花紫為不  
知。手持一書。自後打其背。呼曰。喜七。君妾丹心如此。

近世佳入傳 三編止 二 蒲生氏梓



然如睹  
又曰一抑

羽峯曰叙  
事明晰字  
々活動何  
等筆力

又曰其妻  
亦非凡婦

請看之山谷顧則花紫也花紫詐驚將逃走山谷捉  
衣奪其書歸房閱之乃寄情夫喜七書也曰今夕欲  
與君緩々結好夢適山谷頑奴來不能如意因踐疇  
昔言今斷一指表深衷頑奴見以為為己大悅懷之  
亦可笑也妾近日奪諸彼以呈君々幸憐妾寸丹如  
彼頑奴妾所尤厭山谷讀了不勝忿々斷齒坐燈下  
既而花紫來山谷捩髮仆之手格數十罵詈百端花  
紫忍受之山谷竊嘆曰古人有言曰娼妓無忠實洵  
然吾過矣遂不復遊花街力治產業以償前過義父  
大悅其妻亦大感乎花紫厚義後擲千金贖之以為

也

致遠曰重  
諾改過貞  
而不妬三  
事皆可助  
世教是作  
者所以奮  
椽筆

己妹嫁之於人實元文年間事也  
睡花仙史曰花紫之重諾而斷指山谷之善改過而  
治產其妻之貞而不妬皆可傳也元文間高尾考之  
年譜為十代高尾高田藩主鍾愛而贖之事蹟無足  
傳者豈可與花紫同年而語哉

孫君異曰操縱變化神明莫測花紫其猶龍乎文  
曲々傳出可與並美

致遠道人曰術策固妙然斷指己甚然一揚一抑  
不使彼大權則亦不大激怒蓋惑溺之深不如是  
不可以使省悟也矯々哉俠婦藤野海南翁別號



近世佳傳 三編  
南摩羽峯曰。人之痴情莫甚於惑溺。而其激怒莫甚於嫉妬。自古以此殺人害身者比比皆然。若山谷之止手格罵詈。花紫之止斷一指亦幸也。吁。花紫之計亦危哉。

春山老圃曰。不信自污而酬其妻之囑託。以使其家不墜。花紫用心之苦。假令士之事君者有此行。則為真忠臣矣。今倡妓而能為之。洵足千古矣。拙軒山人曰。花紫之激山谷。稍涉過劇。然膏肓之疾。非駿藥猛劑則不治。是申商韓非之所以不可廢也。女子而有此策略亦偉矣。

### 艷柳傳

艷柳者。東京芳原揚屋街寶來樓名娼也。眉目清婉。風姿袅娜。如不勝衣。真不負其名。稍解文字。善諧歌。動作有禮。不類娼妓。蓋舊笠間藩士岸本某之第二女。名欽者。明治初有故為娼云。癸未二月北越小干谷豪農志水某。適來東京寓神田白銀坊逆旅。一日遊芳原。登寶來樓。聘艷柳。盡歡而還。後某不能忘於其色。屢造聘焉。將歸國。復訪艷柳曰。我將欲擲千金贖卿。俱與歸國。遂故妻以卿為妻。何如。艷柳肅然整襟曰。君何謬也。今君千里辭鄉客。東京宜早理歸裝。

解文字以下數句一篇根底未盡語皆自是而出

其意正其辭嚴誰不感動



近世佳傳 三編上  
上慰二親之心。下安令閨之思。反欲贖賤辱如妾者。去何其謬也。遂不許贖。其身其大慙。將辭去。援筆書和歌一首示之。曰。植替天。明暮見太幾柳哉。艷柳微笑書其末曰。染女也。壽幾人。乃心也。絲柳某大感乎其言。卷懷之而去。翌日乃發歸北越。既還家。示其歌於妻愛々。亦大感其信義。買其地名產。縞絺一純。副以和歌一首贈之。其辭曰。登知羅加羅。見天毛也。佐志幾柳哉。艷柳得之大悅。曰。不圖有此奇特。乃購東京佳品數種。又副以和歌一首酬之。其辭曰。心有留風。雨盤靡久。柳哉。于時年二十三。

其妻亦有  
心哉

睡花仙史曰。詩云。折柳樊圃。狂夫瞿々。信夫。今以艷柳之言。有分界也。能使狂杜牧其人瞿然回惑甚矣。言辭之不可以已也。某內子之不好忌。而贈之縞絺歌辭。亦可稱也哉。

孫君異曰。艷柳義正詞嚴。得未曾有。誰謂弱女子不具大知識。惜乎某妻僅贈以縞絺歌辭也。百斛明珠。迎歸桃葉。於情於理。斯兩得之。

致遠道人曰。古往往有俠娼。如上篇花紫是也。今也薄俗。鬚眉男子中。且不聞義俠。不料賤妓中有此艷柳。



南摩羽峰曰。花柳界中有此義俠。亦可以為美談矣。蓋艷柳元藩士之女。其祖宗以來所薰陶。冥々中猶有存焉者。而然乎。  
春山老圃曰。沈身色海。而超悟如此。蓋天資之美。涅而不緇。艷柳度幾矣。

拙軒山人曰。和歌誹諧之感人。有如此者。而近今視詩賦和歌。土苴不啻。以勃窣理窟為學問。何不思之甚。西洋亦有詩人。侈然為家。夫鳥啼乎春。蟲吟乎秋。天地自然之理也。離自然之理。而言學我。所不知也。

今高尾傳

今高尾。初名若紫。在芳原稻本樓。木色冠時。根津八幡樓主人。以其嫻乎妓家之禮儀。聘而使諸娼妓矜式之。改名今高尾云。其在稻本樓也。西鄉隆盛一夕。召之佐酒。闌肴殘隆盛。屬杯若紫。々々曰。請賜佳肴。時正嚴冬。爐熾炭火。隆盛把火。筋夾持炭火。曰。盤肴盡矣。與卿此佳肴。若紫曰。多謝。輒以繡帶之餘。垂受之。繡帶忽生煙。而穿隆盛。壯之。遂屢登稻本樓。及其至。八幡樓也。中野積水太愛之。今高尾亦知其志。概不凡。善待之。明治乙酉夏。積水為講余佳人傳中。

羽峯曰。有此妓而有此客。

拙軒曰。積水風貌如。



歷代高尾傳。諸娼妓侍坐。今高尾左右聽之云。  
睡花仙史曰。今高尾遇西鄉中野二名士。而遂見知  
其為名妓。抑亦幸矣。嗚呼。彼聽積水講。歷代高尾傳  
其感果如何哉。夫茫茫宇宙。鬚眉男子。而傳名於天  
下後世者。其歟能幾何。而況婦女子乎。  
孫君異曰。奇人奇事。卓々可傳。  
徐少芝曰。溫柔鄉中。而有此豪爽之事。洵不千人  
可測矣。讀竟。為之浮一大白。  
南摩羽峰曰。隆盛之與炭火。高尾之以繡帶受之。  
俱出人意之表。其豪壯之氣。凜乎動人。

春山老圃曰。予亦親聞之積水話頭。而今忽入仙  
史之筆。做此奇文。他日積水讀之。則應高聲驚四  
隣。書以待之。  
村山拙軒曰。西鄉南洲。往々有此非凡舉動。妓亦  
應之。以此非凡舉動。可謂奇矣。此文亦奇矣。余評  
之曰。奇奇奇。  
芝房子曰。世人知西鄉之為名將。而未知中野亦  
為名將也。中野本稱岩谷。筑波山義舉之三大將  
中一人也。今高尾受二名將之愛顧。何其幸也。



卷之七十一 傳 三十一 小勝阿衣合傳

小勝阿衣合傳

小勝本東京金春坊校書。種田少將贖為妾。及少將為熊本鎮臺司令官。携赴任所。會神風黨舉兵襲其不意。遂被殺。小勝悲悼欲絕。既而薩兵又起。時小勝在熊本圍城中。東京所發遣查官高橋某。見其美而艷。挑之。小勝正色拒之。且勵以大義。某遂感激與賊奮鬪。死于花岡山。小勝守節。祈少將冥福云。

羽峯曰  
何其義

阿衣。西京東山下煙草商。甚兵衛之女。幼喪母。為父所鞠。既長。為校書養父。亦無幾而沒。近街商有藤七者。感阿衣至孝。甚愛之。既為伉儷。之約。時有武夫

何其勇

大森某者。悅其美。屢聘而挑之。弗從。某乃謂以其有藤七之故。不能遂情也。暗殺藤七。其翌阿衣亦誘殺某。而自刃以死。

睡花仙史曰。嗚呼烈哉。二婦之能拒強暴。而不礙其身也。可謂競美於東西矣。而如阿衣。殺武夫。復讐尤快人意。嗚呼烈哉。

孫君異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二婦僅校書耳。而義烈之氣發於天性。卒能感強暴。殺寇讐。一若操券而得者。洵乎其可傳矣。

南摩羽峰曰。小勝之勵查官。令殉國。可謂不辱少

世傳 三十一 小勝阿衣合傳 補註



將之知矣。何啻靜女之拒景時。若夫阿衣之為情夫。殺武夫而復讐以死。則亦女丈夫哉。春山老圃曰。維貞維烈。一對雙玉。而完碎命薄。可憐哉。

拙軒曰。二女之義烈。丈夫所愧。然遇奇禍而著奇節。坦路夷途。無所施其奇。吁。女子之不幸耶。幸耶。芝房子曰。人苟決死。何事不成。阿衣以織之。手殺矯之。武夫而况丈夫乎。

小春傳

小春。東京赤坂新街校書也。風姿娟楚。眉目清秀才。藝超羣。亦解文字。壬申夏。余與巖谷誠卿同飲于赤坂池畔一酒樓。聘小春佐酒。余賦詩示之曰。池水溶溶。磨鏡新清。和景色絕。纖塵嫣然。一笑紅鵲發。萬綠陰中見。小春于時園中杜鵑花盛開。嬋妍可愛。誠卿和韻曰。綠樹重陰。潑眼新雨。餘風色淨。無塵欣然。相對忽回。醉侑酒嬌娃。有小春小春亦援筆書歌謠二闋。頗有風致。其辭曰。君如梅花兮。妾柳絲情。緒纏絲兮。寧可離一夜。纖月兮。窺香帷。無情暴風兮。且莫吹。

羽峯曰  
解文字一  
篇骨子

盡情婀娜  
可愛



世傳人傳 三編上 九

其一闕則吾忘之矣。

睡花仙史曰。小春。小女子耳。而以有才藝。博名流。文詩。輒傳焉。况鬚眉男子。而可無才藝之可傳乎。噫。

孫君異曰。古來名伎之傳。以色勝。以情勝。皆不若以才勝者。流傳之久也。蘇小。湘蘭。至今藉々。彼姝者子。可不求所以勝人耶。小春乃無有之。仙史傳之宜矣。

姚士梁曰。東京風月之窟。以新橋柳橋為最。赤坂雖稍遜。然其中往々有佳人焉。余所賞者為小金。今已適人。惜未逢仙史為之立傳也。

致遠藤野  
海南翁別  
號

致遠道人曰。博名流之詩。他妓亦可能。應酬名流之詩。真個絕倫才藝。仙史眷顧宜矣。

南摩羽峰曰。東京校書如此其多也。有才色者亦如此其多也。而得名流眷顧者能幾人。蓋以胸中無文字也。讀此傳者。宜知文字之可尚。而勿為小春所強焉。可也。

喻霞岩谷  
一六翁別  
號

喻霞仙史曰。中興之初。余與裴亭同仕翰林。朝散衙放。輒選妓徵歌。詩酒風流。自比六如枝山諸人。今則雙鬢有霜。豪氣漸除。讀此傳。不能無今昔之感也。丙戌清明節拜讀。

近世佳傳 三編上 十 蒲莊氏評



春山老圃曰。柳橋新橋。大都名妓之藪。然色與情  
文並麗。如小春者希比。是宜傳焉。此文風趣婉約。  
似春月楊柳。

村山拙軒曰。小春。蜀之薛濤。一流女子。身在花柳  
解文字。真不負校書之名。豈花柳界中亦有間氣

耶。薛濤善詩出唐詩紀事。

芝房子曰。小春一歌。情緒纏綿。風調清婉。可愛。乃  
為之立傳。仙史之憐才亦至矣。嗚呼。自古肉食多  
不憐才。使如韓子其人者。踏於窮餓水火。何也。

小蝶小秀合傳

小蝶者。芳原角海老樓名妓也。初名富佐。神田紺屋  
坊鍛冶匠堀治兵之女。明治五年廢刀令出。父失其  
業。家計日窮。既而卧病。不能療養。富佐乃鬻身於角  
海老樓。以供藥餌焉。改名小蝶。時年甫十六。靚粧倚  
樓。風姿飄緲。嬋妍如媽。蝶繞海棠。觀者無不動心。又  
善待客。嘗謂人曰。妾之所居。世謂之苦界。若以客之  
醜美。為愛憎。嫌避。則此非苦界也。夫好美嫌醜人之  
常情。雖妾亦同矣。而強忍不敢愛憎。嫌避。而皆善遇  
之。是娼妓之義務也。又嘗賦國詩。示嫖客曰。我戀盤

拙軒曰。頗以老莊家之言見解。不凡。羽峯曰。亦能克己者。芝房曰。義務。句可以。風肉食。



志羅奴山路爾安羅奈久爾。惑布心曾和比志加里計留。於是小蝶之名噪于一時。嫖客日來。善獲金以贈父云。

小秀武藏國村山里農橋本某之女。幼喪母。既而父患眼。遂失明。不能自活。扶父來于東京柳橋。為雛妓。而養父。時年甫十二。有殊色。性伶俐。技藝大進。其名頓揚。因改名小花。既而父卧病。家計頗窘。不能供藥餌。小花乃鬻身於北里佐野槌樓。以給焉。改名式太夫。才色冠于北里。明治九年。會樓下失火。式太夫在樓上。急救了。鬻婢女。既了。欲下樓。則煙燄已滿樓下。

羽峯曰先人而後已

不能下。乃自樓上奮躍投下。氣絕。為人所扶去。灌藥纔蘇。後轉為大文字樓娼。既而後脫娼藉。為校書。復名小秀。今現住于淺草東坊。先是父病亦愈。人以為孝感所致。

睡花仙史曰。二女子之孝。皆有足以感物者。不可以其在泥海。使之歸泯滅也。況小蝶之不擇醜美。小秀之救了鬻眾婢。皆至誠之所致。宜矣。其名籍々于一時也。嗚呼。世之人。無至誠之動物。而欲鳴于天下。亦難矣哉。明治十年丁丑清明節。撰于瓊瓏齋南窓。下于時。海棠玉蘭盛開。嬋妍映筆研。



孫君異曰。小蝶之言和平溫厚。深得處世之宜。小季當火起危迫之時。先人後己。義何多也。况皆鬻身以養親。尤可謂苦孝矣。

南摩羽峰曰。小蝶之不擇客之醜美。與小秀之救了鬟衆婢而後自投樓下。皆人之所難為。二女何以能為之。蓋其心有孝親之誠。故其所發於行。皆得其宜。吁。孝者百行之本。信也哉。

春山老圃曰。二妓之行。共卓異。人之所難為。而小蝶所為尤難。蓋守常難於處變也。村山拙軒曰。小蝶之見解。小秀之處變。可謂雙美。

矣。今賴子聞掾筆。而千古不朽。佳人之幸福。不亦侈乎。

芝房子曰。不敢愛憎嫌避。而善待人。豈唯娼妓義務而已。有司用人亦然。而世多以愛憎嫌避待人。此天下之所以洵々噉々也歟。

芝房子曰。二妓既孝乎親。故為人謀亦忠。夫利乎民自殖者。何心哉。噫。



阿柳傳

君異曰孤詣苦心得未曾有

阿柳舊幕府旗下戶澤某之女。明治初父某歸商破產。既而患中風。半身不仁。阿柳與母傭賃以供藥餌。時物價騰貴不能自活。阿柳與母謀出為上毛安中驛某酒樓所傭。借金若干以養父母。阿柳有殊色。然堅守節不賣色。故不能償其債。因又與母謀為歌妓。委身於下毛足利町甲子亭。獲金若干以償前主之債。貽其餘於父母。會足利町藥舖小松總吉者。飲于其亭。徵阿柳悅其才色。屢徵而佐酒。終陳慇懃情。阿柳不肯以義謝之。總吉愈戀之。既而總吉迎妻不復

少芝曰父亦有識

徵阿柳。々々亦還東京侍養父母。無何貧甚。粥衣物纔活。時總吉有故逐妻。因復思阿柳不措。終請迎阿柳於父。々許之。乃使人抵東京請諸阿柳之父。々驚曰。聞彼家頗富而我貧如此。焉足以為婚。使曰彼固不問貧富。第得賜令女則足矣。且尊父母亦俱迎養焉耳。敢請父乃謀諸阿柳。々々曰唯大人之命遂成婚。親子俱得安云。

睡花仙史曰。方幕府之盛時。戶澤某居會計顯職。以清廉聞。阿柳受訓家庭亦清貞。處顛沛流離之際。能不污其身。遂使父母得其所矣。當此之時。士大夫失



節者不少而阿柳以眇々之身反全其節嗚呼亦可嘉哉

徐少芝曰出汗泥而不染蓮以君子名若阿柳者其歌伎中之君子歟

孫君異曰桃李其貌冰霜其心故能守正不阿如此若當日稍々遷就不以義謝之合沓之夕能無慚愧不辱其身孝行有足多者

拙軒山人曰至孝之報如此誰謂天道無是非耶春山老圃曰昔楚人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々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無幾有兩妻者死客謂

挑者曰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今為我妻則欲其詈人也總吉之取阿柳賢乎楚妻之長者遠矣

芝房子曰阿柳以義拒挑遂得佳壻親子俱安昔丁公以不義遂為漢高所誅嗚呼當時士大夫之失義者讀此傳不愧死者幾希矣

芝房子曰阿柳以婉婉裊娜之弱質不為世難貧苦屈何其卓也古人有句云疾風知勁草阿柳有焉



和國傳

和國者根津八幡樓名妓也。風姿綽約。眉目清婉。高樓倚欄。擁髻而立。望之如仙女。有松井生者。入醫學。校既已卒業。一夕登八幡樓。聘和國佐酒。和國善待之。情好甚厚。自此生無夜不訪和國。會樓主罹篤疾。經數醫而不瘥。和國一夕謂生曰。妾主翁卧病久矣。衆醫皆曰不治。君能治之乎。生曰。固所望也。卿第使我診之。和國乃導而診。主翁病甚重矣。衆醫投匕亦宜。診察久之。顧家人曰。主翁病甚重矣。衆醫投匕亦宜。然余尚有所見。請治之。若服吾藥而病瘥。以何物酬。

羽峯曰  
生之喜可想

仙史之喜  
亦可知也

之家人皆曰。苟賴高庇得全一命。復何吝。唯君之命。生輒含笑曰。若服小生藥而主翁病幸愈。則賜和國乎。家人皆欣然曰。易々耳。謹奉命。請速賜藥。生乃投藥。日々診察。經數日而病全瘥。家人乃以明治丙戌一月某日。如約副數百金贖身券。以付和國。於生々浩然携和國而歸家云。

睡花仙史曰。余青年時。嘗療北里一名妓。篤疾。其房中有紅白南燭一盆。美甚。余心欲之。後名妓服余藥。病幸愈。乃謝以財物。及其盆。裁余喜甚。況如松井生之獲解語。花其喜果如何哉。余當時賦詩謝之曰。南



羽峯曰  
識得好

燭誰所贈。累々萬顆珠。名妓乞余藥。報之以此株。絕  
艷燦然照。書案想君笑。唇似個朱。不識生亦賦詩。以  
記喜否乎。

又曰。余觀方今諸生輩。無一技一能。迷溺花柳。一貧  
如洗。往往貽許許多多憂戚於父母。若觀乎此傳。則少知  
其所勉矣哉噫。

南摩羽峯曰。松井生之獲佳人。仙史之獲盆栽。其  
情之濃淡。心之清濁。雖異同。是花柳國中之一  
佳話。  
孫君異曰。以醫而得佳麗。而得名花。和緩聞之。亦

當艷羨。吾其改絃易轍。從神農氏遊矣。

又曰。今之醫者。不明醫理。以人之性命為兒戲。殊  
為可恨。其稍解者。高自位置。較量黃白物。是其所  
長。讀此傳。得無愧死。

春山老圃曰。松井生之技倆。配個佳人。而無愧。真  
風流佳話。

拙軒山人曰。醫學校卒業生。歲率數十人。孰能具  
若箇技倆。得若箇佳人者。而遊蕩敗身者。屢於新  
聞紙見之。宜揭此傳學校壁上。勝區々規則遠矣。  
近世佳人傳三編上終



近世佳人傳第三編跋

北里之女芙蓉如面。柳如眉。有銅雀春深二喬未鎖  
之風。謂之佳人乎。曰非也。南都之婦秋水為神。玉為  
骨。有藍橋路隔。仙女難遇之態。謂之佳人乎。曰非也。  
然則蒲生先生著佳人傳。取何者乎。曰雖花顏柳腰  
校書娼妓。苟無節操之可傳。則不足謂一代之佳人  
也。但有蘭睂之教。柏舟之範。閨門芳標之可採。則可  
稱絕世之佳人也。今先生以清麗之筆。傳孝娼義妓  
事。固可以移匏葉桑中之詩。而為漢廣行露之章耳。  
明治己丑小春。

山縣昌臧謹識



